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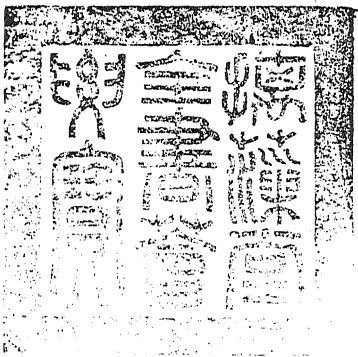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宣講闕

立學
闕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康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字石經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

七錄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

唐志五卷七錄有今字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七錄有毛詩二

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亡卷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唐志四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

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

七錄二卷
唐志同

佚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
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
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摯虞三輔決錄注馬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

融業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志官太傅

後漢書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
二年遷江夏太守

單颺傳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

出為漢中太守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
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
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
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
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之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

丈廣二丈

羊頭山記
作三丈

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
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
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
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
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

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飈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

復一碑在外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
順帝陽嘉元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
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
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同恤焉

江式曰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
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
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

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
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
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
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
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
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
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

拓之本猶在祕府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
後天后移于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
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
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
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
是官省之省

趙綽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
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

書論語

方甸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為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

為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

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目錄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

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名
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
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
氏家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
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
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
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

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
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
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
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
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
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

碑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紕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

者具列於卷末云

董道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
洪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
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
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
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
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
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

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
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
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
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磧
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
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
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
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未淪沒之所出也 又曰朱超石與兄書曰石經文

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

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
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
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
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
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
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

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為一字漢為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

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
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
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
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無乎字惡居
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
作何而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
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

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耷而不輟作耷不輟
夫子憮然作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
乎子游作子旂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
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
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
其按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
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

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
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
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
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
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
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
獲一而得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
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

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磧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磧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
兩填塞街衢其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
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
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
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
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

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
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
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
一字與三字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

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

今本女無
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

保后
胥感

女永勸憂

女誕
勸憂

女有近則在乃心

今近
作戕

女比猶念以

相從

今作女
分猷

各翕中

各設
中

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

爾謂朕
曷震動

天既付命

今付作亨

曰陳其五行

今汨陳

嚴恭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祇懼

今亮作度以作治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今人作民于作鮮

母兄曰

無皇曰

則兄自敬德

兄作皇

旦以前人

之微言

今作微言

是罔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

文王之鮮光

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

達殷集大命

論語意與之與

今意作抑

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

今也作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

津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耷不耷子路以告子憮然

耷而

不耷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置其杖而耘

今置其斯以乎已矣

譬諸宮牆

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

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

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

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

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

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

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

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

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
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
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陟議郎臣劉弘郎中臣
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
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
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
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



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按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

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熹平四年伯
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攷正自
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乘填塞至
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
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
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
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
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

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畧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洪适隸釋隸續曰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

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
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
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
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
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
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
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
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父勅

逸

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

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
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於水隋復載
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
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
至用為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
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
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為犴獄之鄉殘碑
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饒之會稽蓬萊閣

又曰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區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

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
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
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
公羊禮記論語爾雅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
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
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
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
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

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媵觚媵爵云者媵蓋送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為難辨聘

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襍乃入乃入陳幣
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
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
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
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
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翫曲備具靖康建炎間戎馬南牧已酉年先公張旌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

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壩其明年
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
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
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點
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泣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
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又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
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桓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
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

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

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書注引陸機洛

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蔡邕名今此本有堂谿

典馬日碑趙陲

下一人闕

劉弘張文蘇陵傳楨八人姓名

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

也又曰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

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

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

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注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

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注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

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
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
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
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陲劉弘
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
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
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
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又曰蔡伯喈

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六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一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為柱礎而隋

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
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
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
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演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
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
晔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
鑑所書為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

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
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
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
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
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
以為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
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
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

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

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
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
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
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
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
博識君子

趙黼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為祖

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

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
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
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
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
趙陲官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
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
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慎行筆麈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
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
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
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
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厄一也

趙岵石墨鐫華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於
太學講堂此石經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
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
石經再刻也

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
書非再刻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
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
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

過什之一而已按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

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

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

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

太子引洛陽記則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

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

少二枚

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

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

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

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
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
同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
書水經注謂漢經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
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
枚上有馬日磧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
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與此言堂西所
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

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不攷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

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

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
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
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
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
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尚書僅五

百四十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

直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演謂邕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其義為允載
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
為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
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
列堂谿典馬日碑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
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
列典日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

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為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

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
蔡邕在李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為書刊定
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
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
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
不覿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為漢三字屬魏故
節錄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七錄十三卷

又三字石經尚

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七錄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經左傳

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
石碑之缺壞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
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
侯覲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
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
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
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猶多
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修集古錄曰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

歐陽棐曰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櫝

藏之碑以大歷十四年七月立

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為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歸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

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撮本數紙其石斷剥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

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

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
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
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
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
泊宅編載其弟鉤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
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磧等名乃云魏世用
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
既以此碑為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

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為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王世貞曰魏書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

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夫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

趙岫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為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

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
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
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
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石經

卷七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傅暢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

卷亡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

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矧
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
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污
毀積榛棘而弗埽為鼪鼯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
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
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
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踈泥灰或出於此

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

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

闕

生蒿杞時致火燎

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
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
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
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
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

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岵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為世宗趙氏之說均誤故備錄魏書之文以證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

卷 公羊傳十卷 穀梁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
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
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
從容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
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
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
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
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

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尊遂奏置五
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
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
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
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
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
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

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
文刻於石 又曰高重為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
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
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臬充詳定
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
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立化式敷厥

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
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筍之文雅結峻天之遠
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
落落於廣廷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
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之功備矣文質之義
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
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
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

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
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
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
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閭闕斯存豈非吾
君秉茲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為庶士之規考禮作百
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效是
則

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

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闐闐間有唐國
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
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
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
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
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
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

亦足以助賊為虐鄢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倂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為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

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
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
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
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
塏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
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
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
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
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
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
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
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
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
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
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

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為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

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
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絀素
謬蓋時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
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
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
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

刊繆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
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
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
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
刻也

趙岬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
從李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

籍刊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
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
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
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
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
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
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
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

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謬今華州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

五萬二百五十二字

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

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

八十九字孝經二千闕百闕十三字論語一
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今在西

安府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

巳歲月次於亥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

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

生前文學館明經臣

闕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

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

祕書省正字臣柏嵩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

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
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
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
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
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

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
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
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又曰舊唐書
謂石壁九經字乖師法名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
焉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
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
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
裒多益寡裒誤裒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存其

孰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
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其
誤于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飾豐多故
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遘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
作煇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

才皆作材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

羞繫于包桑

繫辭下同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

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

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并以辨義

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

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辨其旁注

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

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筌愈誤喻二无

誤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
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
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
之內以正書為別終似未安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字
臣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徇
師而誓徇誤循乃汝世讐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
位於洛汭攻誤公用端命於上帝于誤予其與今文

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昔育恐育鞠鞠誤鞠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田舒慢受兮慢誤憂予尾脩脩脩誤修戎車既飭飭誤飾鞠為茂草鞠誤鞠以祈黃耆祈誤祁涼曰不可涼誤諒鞠哉庶正鞠人忮忒鞠皆誤作鞠無此疆爾界界誤介侯彊侯以彊誤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

通者雝雝鳴雁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

二章同

和鸞雝雝作雍何

人斯序故蘓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雝今

雝作雍既匡既勅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

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雖湛樂從

樂下添克字自今以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

商下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衾與裯誤裯不

瑕有害瑕誤遐鱣鮪發發發誤撥噶沓背憎噶誤蹲
如彼遡風遡誤慙駟駟牡馬牡誤牧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
曰郊甸之賦郊誤邦內饗豕盲眊而交睫豕誤施典
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絲牛人軍事共其
犒牛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胥肆長掌
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皂人縈門用
瓢齎用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席大司樂大

磬磬誤磬王大食三侑侑誤宥大師令奏鼓棟鼓誤
瞽大祝四曰縈縈誤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相凡
以神仕者仕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旗居
卒閒居誤車考工記舛胡之筈筈誤筈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疔
上多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
大師大上多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
之射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捷栖與捷誤建鄉射禮

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袒褊髮橫而奉之奉誤拳大
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薰燕禮右祭脯醢脯誤醢大
射儀賓升成拜拜誤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禮賓
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之公食大夫禮陳鼎
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
脫曰字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
日之儀儀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下同祝延尸
延誤筵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挑主婦洗爵於

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解

下主人實主爵並同

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
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徒其
器宏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
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
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
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
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
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痺惡脫家字儒行慎靜
而尚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
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

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

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

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

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

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

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

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即其誤改之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
侯十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
政六年楚之羸羸誤羸以類命為象類誤德閔二年
從曰撫軍軍誤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
其傅杜原欸傳誤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
年公怒止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轄使卻乞

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傳
誤傳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青卻穀可穀誤穀三
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親東傳于濟傳誤傳三十
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人為從者之淹淹誤流文元年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賜享江芊芊誤芊二年
廢六關關誤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十二年大
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邲誤封宣二年晉趙盾弑其
君夷臯弑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延商紂暴

虐紂誤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利六年離卦誤畫作
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
間師誤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七年盟于卷
楚卷誤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
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
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右且誤旦七年尋蟲牢之盟
蟲誤蠱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橐誤橐襄十年
子矯曰矯誤矯今伐其師今誤令十四年士鞅反反

誤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十九年而
視不可含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子令
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
矣夫誤天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
卒誤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攻甯
氏餘誤余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

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聚單公子愆期期誤
旗駟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
姜誤齊知而復從復誤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焉五
年娶于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苦
九年無圉猶可圉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
蔡廬誤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

宗誤宋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
澤苻誤苻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咸二
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氏邊卬為大司徒卬誤卬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
堀誤堀定元年榮駕鸞駕誤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
拔誤拔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十年駟赤謂侯
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蔡昭侯將
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為二十三

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
之訓誤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
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比事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其
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
奔郊四字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
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為或言崩
或言薨脫上或字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
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未

同下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載載誤戴桓二年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賤莊十
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
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
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
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
誤于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伯文四年其
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
公襄十四年邾婁人于戚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
二誤三十九年為其驕蹇為誤或二十九年許人子
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
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公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
誤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六年齊國夏及高
張來奔高上多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孔
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

曰吾否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于十
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
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
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
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十一年爾殺吾君殺作弑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愬作訴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麇其

先誤而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
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
宣公宣誤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師昭二十
五年慶子免君于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春
秋穀梁傳隱元年父猶傳也傳誤傳四年弑而代
之也代誤伐九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雨說
也雨誤兩下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

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八年以譏
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聘瑩誤嬰

二年

三年

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以涖

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
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不

同下

其與今文不同而

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羣臣

而哭之前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
載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
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
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
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衰下
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

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
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翻轟也翻誤翮皇華也誤華皇赫兮咺兮咺誤烜是
刈是穫穫誤獲木謂之虞木誤本何鼓謂之牽牛何
誤河澤烏瓊瓊誤養苧麻母苧誤苧櫨橐含櫨誤攬
杭州木祝誤祝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烏
鳥誤烏楊鳥白鴈楊鳥誤鶯鶯鳥醜鳥誤烏鳥鵲醜
鳥誤烏麇大麇誤作大麇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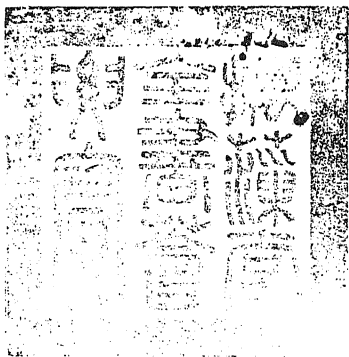
十字皆作卅經中凡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虓號號饗
澎簾襦字皆同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淵嫻亦
作嫻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卅泄作洩紕作綫
棄作弃勦作勦藥作藥淖捺𣪠𣪠諫𣪠𣪠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尸氓作𡵓岷作岷泝昏緡𣪠𣪠
𣪠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也亨皆從亨避肅宗諱也豫
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也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
宗諱也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皆缺筆

作紆避憲宗諱也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湛
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樅作樅避敬宗諱也乃若高
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
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
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
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經中左
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
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

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
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
遍讀而博考也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騰錄舉人臣韓騰